

非行散記

（三）

漢 高

初遇農耕隊

汽車的馬達聲由遠而近到樓下停住了，蹬在地上畫娃娃的小寶——朋友的獨子——丟下臘筆，站起身來就直往陽台上跑，到客廳門口時，突然想起房裡還有我這個客人，回過頭來喊了聲：「農耕隊來了！」又轉頭仍往外跑去，就在他回頭這一剎那間，我看到他那張小臉像是聽到夜歸媽媽的腳步聲一樣的興奮，不由自主的，我也跟着他走向陽台。俯身下望，只見一個戴著葉斗笠的人正自部小型貨車上搬下一籃綠油油的蔬菜和個大西瓜。一會後，在開門聲與叫林叔叔聲中，客廳門口出現了一張古銅色充滿朝氣的年輕面孔。卡其褲，白襯衫，是那樣的素淨；笑靨鬢臉上的一口白牙，在健康的膚色襯映下，更顯得像小說家常形容的：「好美！好美！」

樸實、熱誠、健壯、勤奮，這就是我們農耕隊的隊員。以臺灣的標準言，他們都不全是「下田的」，在非洲人的眼中他們都是「官」，但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確都來自真正的農家，雖則也有不少在離開農校後和加入農耕隊前做了一陣白領階級的工作，依然未脫農民的純樸氣質，仍保留着中國農民的很多優點。這些個特質，在一個崇尚浮華和待人冷酷的世界裡就顯得如芝蘭之可親，凡是與農耕隊有接觸的中國人沒有一個不覺得他們是可愛可敬的，獅子山的一位華僑愛得要收一位隊員為東林快婿。迦納的兩三百華僑（說得更確切一點該稱是華人）和臺灣沒有什麼淵源，也沒有太大政治興趣，他們却都關心農耕隊什麼時候去，也都期望農耕隊早些去，我不敢說這是他們愛國心切，無疑的，他們曾風聞農耕隊的名聲，或在鄰國接觸過農耕隊，或曾嚐過農耕隊所

種瓜果的美味，他們喜愛的是這些個年輕人，這些與他們流着同樣血液熱情而誠樸的炎黃子孫。有了農耕隊，男士們多了羣朋友，多了個去處，女士們也從此可不用對鑷發愁，對孩子們則更是個好消息，去農耕隊就像去外婆家一樣使他們興奮，那些上中學的更不忘常要求媽媽准他到農耕隊去住一兩夜。小寶聽到隊員們來樂得那樣子，初時確有點使我奇怪，後來也就不怪了，而且發現小寶不是個例外。

農耕隊的派遣始於五十年年底的十五人的賴比瑞亞隊。中非農業技術合作工作的構想，據楊西峴先生言是在四十九年與楊繼曾先生赴喀麥隆參加獨立大典之行中孕育萌芽的，而提供技術援助，乃「旨在使『政治獨立』後的非洲國家，進一步能解決『經濟獨立』問題，以穩定其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來擊敗共黨滲透、顛覆與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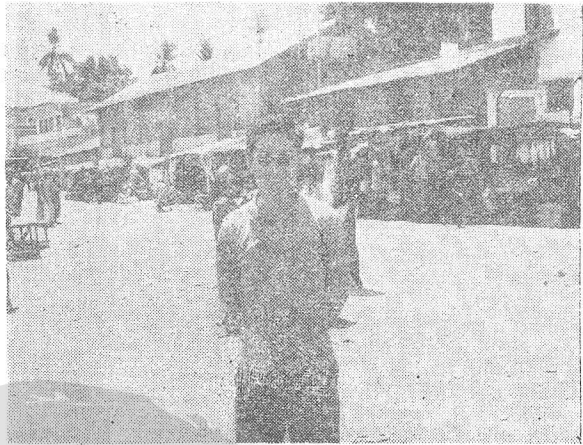


圖 1 在獅子山盧庫泊鎮上

陰謀。「先鋒計劃」的提出就在使此一構想付諸實現，主事者之一的一位三湘才子 T 先生出口成章的叫出「外交下鄉、農業出洋」，這八個字確切的說出了「先鋒計劃」的整個實質與精神，也充分的看出這是中國外交上一個革命性的變動。外交的工作不再全然只是「土」輪林和「洋」輪林們的事了，而是全民的，「鄉野鄙夫」不僅有了一份，而且還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傳統的中國外交仍未脫「辦洋務」氣質，不知何時興起了一個「國民外交」的名詞，和洋人吃頓飯叫「辦國民外交」，選個年輕的女孩子出去亮亮美腿也叫盡了「國民外交」之責，沒有香檳，沒有華服，我們的農耕隊流的是臭汗，露的是黑泥腿，但

是他們「做」出了外交，時代已變了，能言善辯已不足折衝於樽俎之間，優姿美儀也難馳驅於壇坫之上，國家講利害，外交問實力，農耕隊的貢獻固不足改變整個非洲的經濟面目，此時此地却為我們所相當依靠的王牌，過去十年裡的事實證明，這張王牌確發生了它的相當效用。

農耕隊的成就不錯，對農耕隊的讚美不僅來自國人，也來自歐美與非洲人士。百餘年來，由於我國國勢不振，我們對很多事情往往有種很微妙的敏感，國人報導農耕隊的文章每每流露出一些不很恰當的語氣，而也因之對多數的讀者造成了個並不全然和事實相符的印象。我們不是對非洲提供外援的唯一國家，我們也不是對非洲提供外援最多的國家，我們的力量也絕對不足以改變非洲經濟的面貌。反之，我們的農業技術還停留在一個並不是最進步的階段，教非洲鄉下的農民固綽有餘，他們政府所期望的也常要求的——當然這是不顧他們國家經濟社會現狀的好高騖遠想法——是機械化的耕作、大規模現代化農場的經營，這些知識是我們自己還缺乏得厲害的。我們對非洲提供的援助在整個對非外援中所佔的比例仍然是不大的，事實上，我們自己尚為一接受國際組織援助的國家。強調當前的、統計數字上的成果沒有太大意義，農耕隊的成就是深遠的，具有社會性的甚至文化性的影響。

在農耕隊除了毫無疑問的達成了所賦與他們的任務之外，他們的人格，他們的工作精神，以及他們的專業知識，都將在他們曾工作的地區和對一起工作的非洲人產生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將

是漸進的，長久的，而無法統計的，但却是必然的。對一個技術落後，隔離而少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社區而言，農耕隊的到來即帶來了一個無聲的革命。在獅子山的曼基 (Manki) 看到一個非洲農民戴了頂他自己手編的臺灣式斗笠，諸如此類的純中國農村式的東西，在中國農耕隊駐地附近的村中不難發現，目前有些隊設有示範農家，建幾幢臺灣式農舍，選本地農戶遷入，指導其耕作，及發展副業以至輔導其生活，他日推廣成功，若干後年，一座座臺灣式農村亦許就此遍佈於非洲大陸之上。

王龍的後裔

一位研究非洲史的 R 君在閑聊中問我：「在獅子山我吃過你們農耕隊種出的蔬菜瓜果，也看見過那些隊員，可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和他們交往，我不曉得這些個青年農民和賽珍珠的小說『大地』中那位王龍有多大的不同。」

這是個有趣的好問題，真一下問住了這個「城裡人」的我。

遲疑了一會，我回答說：「這說來話長，不是三言兩語可盡，時代變了，時光可改變一切，中國有過一段漫長而光榮的過去，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出現了新的形勢，正如清朝一位政治家所說為五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幾十年來的中國都在一急遽的變化中，你所看到的青年農民都是王龍的子孫，但不可能再是賽珍珠筆下的那位王龍，當然，王龍的某些特質或多或少或隱或顯的仍存在於這些青年的身上。」他滿意了，我自己却不滿

意，因為我確不知道今日的王龍與舊日的王龍究竟有多少不同之處。

去海外工作，各有不同的理由和目標。對未來的生活和工作也有各自的想像，大體言，農耕隊員對赴非服務不會存有太大的幻想。農業社會本就安土重遷，而近世紀來的「海禁」更扼殺了七海遨遊的冒險思想，晚近雖有改變，但吸引國人的仍是比薩的斜塔，巴黎的紅磨房，金元王國的花綠鈔票，是在中國屈辱後對西方文明的膜拜；克里曼扎羅 (Kilimanjaro) 山巔的白雪，庫瑪西 (Kumasi) 的鼓聲，定巴克圖 (Timbuktu) 穆斯林的晚禱，大家不知為何物，也不屑知此事。定遠班超，鏖空張騫，七航鄭和的精神已難再在我輩青年身上發現，抱有許多深入不毛的西方青年的博愛思想的恐亦不太多。出國固然是大多數年輕人的想法，但非洲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仍然是個可怕的地方，事實上，啟程前的一連串預防注射也足以痛醒對那塊大陸上過份美麗的夢想。

農場上的工作相當吃重，却也非十分辛苦，因為勞力性工作絕大部分由當地僱工所擔任，困難的是在如何有效的指揮及教導其耕作。傳統的非洲部落多以狩獵為主，獵獸可充饑，獵來的人可賣為奴，到歐洲禁奴運動興起，聖經與頭領方為歐洲人道主義人士教化非人的雙重工具，但不幸的生產的目標在為滿足歐洲市場需要而著重在經濟作物的種植，忽略了養活非洲大陸人口的糧食生產。在較僻遠鄉村裡的農民所熟悉的只是兩種簡單的工具如彎刀鋤頭等，有的或會粗放的

種植旱稻，水稻却鮮有知為何物，實際上為了避免蚊蚋，往往遠離積水地區而居，這也是為甚麼非洲農村找不到「魚米之鄉」的景觀。因之，要將這一幾乎全然陌生的耕作方式和耕作技術介紹給非洲農民並非一件易事，這需要熱誠，需要耐心，需要以身作則，這些德行是中國農民的特質，而也是多數隊員所具有的。一位喀麥隆的同學曾對我說：「你們的農民真是拼命的幹，比我們的農民還能吃苦，和你們中國人在一起工作的那些農民都有點受不了。」遲疑了一下，又接着說：「後來他們亦能趕得上和你們中國人一樣的辛勤工後。」我說：「事實上，我們的農耕隊員都是技術人員，不是百分之百的農民，真正中國農民的克苦，你看了會更驚奇的。」我想他話的前半段是事實，後半段則多少有點是挽回面子的說法，因為要改變今日非洲農民的工作習慣與工作精神不是那麼容易的，是我們的農耕隊做不到的事，也不該是我們的事，該要非洲人民自己發動個普遍的社會運動來改革。

在指揮教導同時所遭遇的困難是語言問題，非洲農村的文盲率仍驚人的高，即使他們能操流利的英法語，而我們的農耕隊員又有幾個能運用這兩種語言談吐自如呢？在好些場合裡我會被外國人士問及我們農耕隊如何去教非洲人耕作，我說：「我們的技術援助不是用嘴而是用手，不靠說而靠做。」他們笑笑，我猜他們在想這些神秘的中國人總是有些古怪辦法。

他們的法子確也有些妙，是連說帶做。英語法語本地方言臺灣話一起來，農耕隊裡你難得找

到幾個在中國算得是第一流的英法語人才，但確可找得到算的是第一流的非洲語人才。有位自獅子山返國渡假的隊員，路經香港時，用克里奧 (Krio) 語和移民局人員大辦交涉，那位官員固然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這位隊員也奇怪英國殖民地的官員怎麼也不懂殖民地的話。

文化的交流決不會是單方面的，有來亦必有往，在農耕隊工作過和住在農耕隊附近村莊的非洲人也學會了些簡單的臺灣話，中國的國罵是無遠弗屆，而臺灣的省罵也遠出了重洋，那些鄉民亦許說不出三句中國話，但臺灣的省罵似乎沒幾個不會似的，當然，也不會是每個人都全了解的真實，曾在賴比瑞亞工作的醫生C君告訴我，他一次和幾個中國朋友到農耕隊的農場去玩，在快到農場附近的村莊中車子拋錨了，他們就走路去，沿途遇到的鄉民都向他們舉手點頭為禮，同時口中大喊「×你娘」，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在獅子山的曼基 (Mange) 農場第一次聽到非洲人用「×」時，也確使我為之驚奇，以後在各處農場聽多了也就不以為怪了。中國話學得最多的恐要算是隊上的廚師，因為他和隊員們最為接近，一些菜和作料的英法文名詞隊員們不曉得就只有說臺灣話，他亦只有囫圇吞棗的記下這些中國名詞，在達荷美蘇河墾區寄宿時，同房的C技師正輪值為伙委，有天下午他出去了，那位廚師進來問我要 Me Sou 我聽不懂他要什麼，解釋了半天才知他是來拿味素，當他再要 Dou You 時，我就懂得是該給他醬油了。

對一個遠適異國的遊子言，寂寞實在是個最

大的敵人，在非洲的日子當更不會好過。農耕隊駐的地方沒有夜總會，沒有電影院，甚至沒有電燈，那些個漫漫的熱帶長夜往往只在遠處咚咚鼓聲中渡過。本地也有閑花野草，健美村姑，處處也會留下個把確為黃弟子孫的「小農耕隊員」，但總掩不住對萬里外妻兒情人的遠思。硬着心，打起精神，同時，能省則省的過日子，希望兩年後能帶個十來萬塊錢回鄉買塊地建棟屋得個安定，今日的王龍在這方面仍然是養珍珠筆下王龍的翻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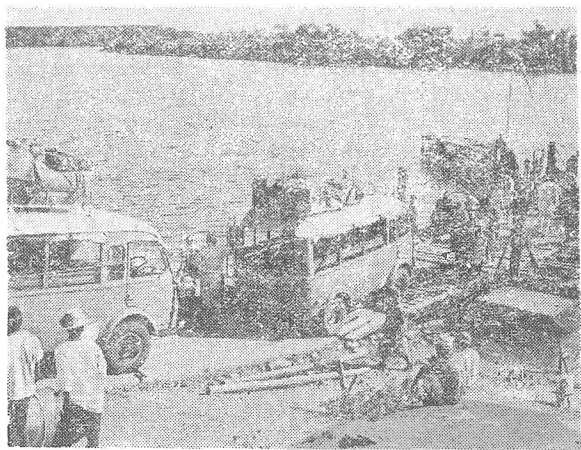


圖2 獅子山基曼汽車渡頭

知名，我也欽仰已久，當我爬上農耕隊那部德製 Mercedes 大卡車時對那位司機先生不由得生種敬畏之心，希望他方向盤上留情，我還有很多事等我活着去做完吶。

曼基 (Mange) 是獅子山農耕隊部所在地，距獅京北約一百五十公里，沿途均為丘陵地帶。汽車一出自由市，司機就加足馬力前衝，在崎嶇灣曲的公路上以八十公里以上的時速急駛實在有點心驚，我叫他開慢一些，他倒哈哈大笑的安慰我不用擔心，他很有經驗，這已算是開得慢了。他確沒說假話，後來在別處，我坐過幾次開達時速一百二十公里的車子。但膽大與藝高並沒有必然的關係，西非各地公路上到處都可看到廢車的殘軀，都是這些膽大而藝不高先生們的傑作。這種驚心悚目的景象對來往的開車人似乎沒發生太大的嚇阻作用，一部比一部更快。我們的車真的算是慢，在路上經常被人超车。

除了要有勇氣外，坐非人司機開車還要有耐心，這一點在倫敦時已有朋友提醒過我，因為非洲人禮貌十足，途中遇到親戚朋友一定得停下來寒暄一番，而他們親戚關係又廣，真所謂「一表三千里」就在赴曼基的路上，我們的司機就遇到了他四個亦是開車的「兄弟」，其他開車和在路傍的「朋友」還不算在裡面，每次都要停下車來，交情淡的只是伸出頭去寒暄幾句，交情厚些的還得跳下車去握手拍肩的聊上一陣。我心有準備在先，也就無不耐煩之感。每次談完後，他總面有得色的告訴我那個人是他的兄弟或朋友，我當然也稱讚他一聲說他真了不起有這麼多兄弟和

朋友，他也就顯得更為得意。他這樣作了才能表示他對戚友的重情義，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才會稱讚他，反之他就會受到社會的指責，可是他這樣作却也誤時誤事。因之，如果我們不許他停車那就等於要他做不道德行為，他個人和他們社會的反感自可想見，而如果容許他停車聊天，工作的效率也就自不用談了，如何能兼顧二者，使兩全其美，這是今日西非社會面臨時一個根本而嚴重的問題。

整個言，西非的自然景觀實在說不上美，獅子山亦不例外，因之坐汽車旅行在車行途中易感乏味，沿海岸地區為森林帶，公路兩傍儘是叢林，偶而林間出現一片空隙那亦必然是個小村莊，這些小村多既無特別建築，而房屋的型色都幾乎是一個樣，人文地理的現象變化得非常小，幾十分鐘前看到車窗外的景象與幾十分鐘後看的好像沒有任何差別，有時真會懷疑車子還停在老地方。雖然也有山有林也有水，但却不是我們所習知的山流水，很難稱得上幽美明媚，造物主對非洲的子民未免有點不公平了。

車到波羅克 (Port Loko)，我們開進城把一部分貨物送到農耕隊駐此的分隊去，波羅克在北省是個大縣，市面大概還比不上臺灣的一個小鎮。這個分隊只有兩個人，租住在民家，那種情調頗令我聯想到十年前服役金門時看到各部隊設在村莊裡的小「留守處」，除了沒有軍品外，簡單的陳設，樸實的氣氛，完全一樣。寢室裡桌上，一本字典，一本應用文大全，再加上一堆史地總整理，國文總複習等高中升學指導，這不就是

曼基行

非洲的司機有日本神風特攻隊的精神是舉世

一個預備士官的小辦公桌嗎？

離波羅克約再四五十分鐘的路程就到了曼基渡頭，來往車輛都在兩岸排隊候渡，河面不寬，但只有一艘渡船用人力划每次只能渡一部車，因之也就相當慢。二十年前那個兵荒馬亂的時候，在大陸西南公路上候渡的景象又浮現腦海，只是那時那種焦急與恐懼的心情和今日的悠閑不可同日而語。

隊部聽到一位本地農民報告我們到了的消息放了部小車到對岸來接，我們也就捨卡車先坐渡船過去，免得在渡口閑等許多鐘頭。

曼基是個鎮，外形上與多數西非小鎮沒有太大的不同，農耕隊隊部住在鎮上稱得算堂皇的一幢二層樓房中，和其他各地租駐在民屋的一些隊部差不多，像是駐札在民家的軍隊的連營本部。在隊部休息了一會，即到農場去，當夜我將寄宿在農場宿舍中。

汽車出村外，穿過一小林，展現在眼前竟是一片翠綠的稻田，中間高地，幾棟水泥平房，下邊一座機具修護庫，真懷疑又回到了臺灣中南部什麼地方了，連日在非洲式城鎮鄉村轉昏了頭，乍睹此景，不由生出種無限的親切感。現在幾棟示範農家想必已建成了，如有機會再去參觀當會更有一種回鄉的感覺。

回村中吃飯，吃飯時聽說村中那位意大利神父騎摩托車摔傷了腿，副隊長約我和另幾位隊員一起去看他。這位神父很年輕和一些隊員年紀不相上下，說得口破英文，但有標準意大利人的熱情，和隊員們處得非常來，拍肩開玩笑，就像一家兄弟似的，他是隊上的義務隊醫，隊員們對他也是盡力效勞，那天我們去時他的小發電機壞了點三支臘蠟在家，兩個隊員馬上就去為他修好，那夜的聊天大家雖多少有點詞不達意之感，但很明白的看得出來賓主雙方都那麼高興與那麼無拘束，我們在談話時還有三兩隊員陸續而來看神父同時也加入吹牛陣容。神父和隊員雖來自不同的國度，語言文化也各自相異，但這不足以阻止他們間發展出兄弟般的厚情深誼，因為他們都是為一個仁愛的崇高目標而來此異域從事啓化工作。談話的聲音愈來愈高，笑聲也愈來愈多，空氣中洋溢着一股熱情似乎比熱帶的陽光還熱，但感到的却是一股暖自內心的溫馨，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夜。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字書另一鉅著

韻 史

何 萱 撰
售價一千四百元

本書雖名為韻史，而其實用仍在訓詁
注釋上不厭求詳，附有四角號碼索引

本書凡八十四卷九千餘面
全部分訂精裝本十四鉅冊

研究國學、文學者，允宜備此一部，
以供參考之用。

涵芬樓秘笈

精選四十六種
分訂精裝十冊
訂價一千元

涵芬樓舊藏唐、宋、元、明、清各代精
鈔精刊及零星小品，世所罕見。其中哲學、
金石、文史、傳記各類均有，且多屬孤本，
精選四十六種，凡六千六百餘面，彙刊問
世。